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

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何永溱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九十九

唐 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六十五之三

持戒部

述意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為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

以持戒為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
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
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受微塵不缺羅漢
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
終無傷艸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
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鎖
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
人朋結光黨更相扇動備造謗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

日更增甚轉復沈浮似若葶蔕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
樹徧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
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熾爆聲烈地鎔銅灌
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
言念如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殁命得現果報我
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竝持五戒其弟

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極為困急責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破我戒瓔珞以戒莊嚴身不用殯葬具人身既難得遭值戒復難願捨百千命不毀破禁戒無量百千劫時乃值遇戒閻浮世界中人生極難得雖復得

人身值正法倍難時復值法寶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戒寶入我手云何復欲奪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歿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毀戒令墮墜捨戒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勤習戒根乃欲見劫奪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為重今欲強毀我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耶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心護持便為違大悲草頭有酒滴尚
不敢嘗觸以是故我知酒是惡道因在家脩多羅說酒
之惡報唯佛能分別誰有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
惡行唯酒為根本復墮惡行中往者優婆夷以酒因緣
故遂毀餘四戒是名惡行數酒為放逸根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去慳能捨財首羅聞佛說能獲無量益我
都無異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寧捨百千命不毀

犯佛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假使毀犯戒壽命百
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滅決定能使差我猶故不
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
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為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
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詐現實德現實德相但
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為不起惡戒此菩

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
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又菩薩藏經
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
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為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
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
者於諸衆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
於諸衆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
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

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能忍受羸言辱故十者遠離邪
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又大寶積經云第二
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
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
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又月燈三
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
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
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

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
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
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善提

引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採
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
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
恐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

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
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
上座必沒水中洄漩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
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
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令濟為隨佛語勝無量功德聚名稱徧十方軀
命極鄙賤云何違聖教我今受佛戒至死必堅持為順
佛語故奉板遺身命若不為難事終不獲難果我若持

此板必度大海難若不順聖旨將沒生死海我今沒水
死雖死猶名勝若捨佛所教失於天人利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
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
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
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實是苦行者號爾為沙門汝實稱斯名由

汝德力故衆伴及財寶得免大海難一切安隱出汝言
誓堅固敬順佛所說汝是大勝人能除衆患難我今當
云何而不加擁護見諦能持戒斯事不為難凡夫不毀
禁此乃名希有比丘處安隱清淨自謹慎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未獲於道迹處於大怖畏捨已所愛命護
持佛教戒難為而能為此最為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
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

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身分受苦惱更無餘方便唯以命代彼若言他持去此言復不可說自得無過不應作妄語我今捨身命為此鵝命故故緣我護戒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
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
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
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
共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墮地如乾薪當使人稱美為鵝能捨身亦
使於後人皆生憂苦惱而捨如此身聞者勸精進修行
於真道堅持於禁戒有便毀禁戒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棒打以兩手并頭竝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姪盜捨身命如是不可數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虛受苦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戒假欲自擁護會歸於當滅不如為持戒為他護身命捨此危脆身以取解脫命我著糞掃衣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何因緣故乃當作偷賊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撻打以

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
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
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
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鵝活今我命未絕鵝在我前死我
望護汝命受是極辛苦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爾比丘答
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

答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以救鵠我亦作是意捨命欲代鵠我
得最勝心欲令此鵠命久住常安樂由汝殺鵠故心願
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鵠腹而還得珠既見珠
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鵠命不惜於身使我造
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似反覆火我以愚癡故燒然數百身汝

於佛標相極為甚相稱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
火所燒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按地還
得起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遭是極苦難不行毀缺
行不過如是惡持戒非希有要當值此苦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為鵝身受苦不犯於禁戒此事實難有懺
悔既訖已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剥脫衣
裳時此羣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

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咬螫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說諸年少說偈

誠言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稱意而獲得名

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以其毀禁戒損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堅持禁戒斯事為甚難戒相極衆多分別曉了難如劍林棘聚處中多傷毀愚劣不堪任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造作衆惡業或得生人道竊盜姪他妻王

法受刑戮計算不能數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牛羊及雞犬麋鹿禽獸等為他所殺害喪身無崖限未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為護聖戒故分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於此至沒命假使此日光暴我身命乾我要持佛戒終不中毀犯假使遇惡獸擗裂我身首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我寧持戒死不願犯戒

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犍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犍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為賊所劫慚愧為艸繫如鈎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
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艸用繫手猶如鸚鵡翅又如祠天羊不動亦不搖雖
知處危難默住不傷艸如林為火焚犂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無病似有力以何因緣故艸繫不動搖汝
等豈不知身自有力耶為咒所迷惑為是苦行耶為是
厭患身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不敢挽頓絕佛說諸艸木悉是鬼神村我等不敢違是以不能絕如似咒場中為地畫境界以神咒力故毒蛇不敢度牟尼尊畫界我等不敢越我等雖護命會歸於磨滅願以持戒死終不犯戒生有德及無德俱共捨壽命有德慧命存并復有名稱無德喪慧命亦復失名譽我等諸沙門以持戒為力於戒為良田能生諸功德生天之梯陞名稱之種子得聖之橋津諸利

之首目誰有智慧者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艸繫縛而
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釋師子所說寧捨已身命護法不毀犯我
今亦歸命如是顯大法歸依離熱惱牟尼解脫尊堅持
禁戒者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

略引
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
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
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
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
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
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
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

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灾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

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光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竝伫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

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
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官寺即是梁太一年
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
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
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
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
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

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
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
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
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
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

也

右二驗出
唐高僧傳

忍辱部

迷意

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羣
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
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惻為用常應徧遊地獄
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
恨乃至惡眼出聲慘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
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
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讐生生不絕也

勸忍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
根若諸善根為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
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
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為汝廣說其
事我念過去為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
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僧
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
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

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為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興慈救而用觀察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為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為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

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為此苦而發於惡言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佛說無為最出家惱他人不名為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又經云見

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咒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内外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

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為衆生說法斷除無
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
親唯仁是興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
無我厭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為依內若乖斯行翻為外
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
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為
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真理
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

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為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剋己責躬也

忍德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

修於忍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
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
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為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
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
離喜樂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
為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
道力六得慧力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
慧何等為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

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苦行者忍之不應苦自言亦不應起惱聞聲恐怖者是則林中獸是輕躁衆生不成出家法仁者當堪耐下中上惡聲執心堅住者是則出家法不由他人語令汝成劫賊亦不由他語令汝得羅漢如汝自知已諸天亦復知

引證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

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
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
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
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
言鴈銜龜去鴈銜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
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斫身由其惡言應毀反譽應
譽反毀自受其殃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
來墮大地獄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
麤獷言少誠信佛勅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
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
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
踞繩牀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為佛
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
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

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胸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卻

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
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
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是雖為沙門不攝身
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
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
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
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輒脆中
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

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鬪不恐中箭常以誠信度無戒人譬象調伏可中王乘調為尊人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各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

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
斯須間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
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
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
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
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
萬四千歲其壽乃終魂神更受含毒蟒身毒還自害其
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

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
死罪畢為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
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為不祥即取捐之著
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
窮苦旬日乃死死後魂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
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為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
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
塗若蒙餘福得出為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為人醜陋

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地獄目

連聞舍利弗為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
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
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為大德大力
此鬼若以手打者閼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
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
弗大目犍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
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堅住不傾動染著心已離瞋者不及報若

如此修心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為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

應生厭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
誘奪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
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
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
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
即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
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
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

伸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
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
忍辱人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
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
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
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
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
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

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
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
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
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
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便自見為羯利王佛
為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
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恥愧
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九十九

音釋

轡

轡勒兵端切勒歷德切

騶

丑郢切馳驚也

訐

訐去乾切

訐

訐並

莖

莖特丁切莖即擊切

艾

五蓋切

沸

方味切

衝

尺容切突

也

赫呼格切

爆北教切

療

治力嶠切

沮

慈呂切

歿

莫終切

也

薩

梵語也此云一

枚

猶莫杯切

洄

洄戶恢切

挽

挽

洄

洄水

過

陟瓜切

絞

古巧切

跌

徒結切

剝

北角切

無遠切

倭

倭

倭子合切

擗

古獲切

打

驛

謨交切

牛

也

梯

梯

他奚切

階

都

藿

忽郭切

佇

直呂切

過

過

烏割切 駟詳遵切 以漸 仵魚乞切 陂波為切 障謠餘

切 仵而振切 八 鷄梟切 鷄赤脂切 梟古堯 蠱丑戒切 獷

古猛切 踞居御切 據物 跳超徒弔切 悸其季切 撮切 活

聚而稍 飼祥吏切 以溷胡困 蟬莫朗切 蝮房六切 愕

驚也 五各切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一百

唐 釋道世 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

迷意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情令心不懈
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

等當為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
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
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
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
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
情僥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萃
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冥曹考
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情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

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
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
一時一刻一念一刹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
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厭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
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
厭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
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
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省三業過

相誠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
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
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我策足得
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
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快
馬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誠要假他呵
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
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
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
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棄身如糞土解了無吾我雖
用財實施此事不為難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
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

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
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
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
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
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
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
兄比丘值世太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
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

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
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
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
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
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
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
與無央數之衆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
而睡有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

繫念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者未必剃髮鬚雖復年齒長不免於惡行若有見諦法無害於羣前捨諸穢惡行此名為長老我今謂長老未必先出家修其善本業分別於正行設有年幼少諸根無漏缺此謂名長老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

中恒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
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皆當生龍
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
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
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
之衆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
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
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

四態者便蹋車輪五態者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
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
住不行八態者懸筯餒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
時遽含噉噬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癡惡八態何等為
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
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
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
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

如馬踰車軫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
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視耳
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
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
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姪洑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
時乃遽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筭餒之
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含噉噬亦不得食
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

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為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陰相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

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為食獲得
比智樂說無礙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
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長八寸刺兩脛痛不得
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
來十八年中未曾偃臥脇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
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
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怠譬
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又智

度論云身精進為少心精進為大外精進為少內精進
為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
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
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
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為少意精進為大如是
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
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
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比丘

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
暗鈍令誦掃帚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帚得帚忘掃如
此矇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
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
道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
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
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
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

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
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
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
精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
勤精進為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
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
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
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蜇之時德樂止驚覺

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胃
腹德樂止驚心中慄慄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
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
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
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
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
何墮泥中自汙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

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當須日
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
道生死海譬如墮汙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為甚迷日出
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入華還合世尊般泥曰值見如
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莫呼佛常在深法之要
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速陞隣
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
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睡眠獨
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
得度脫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
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人日
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

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故行田
中由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
塚間屍骸狼藉胙脹臭爛鳥獸食啗散落異處或有食
啗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者疽蟲吮嗽臭穢難近比丘
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
獸何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為病
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
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

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
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
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
之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
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
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
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
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誠殷勤不得輕怠自損來報

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疎何定不得偏執貪
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常廣事
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
去還屬他人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
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遽得神通生死
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
邊悲哀辛苦共為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
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

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壻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壻已死時婦涕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脚踏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壻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為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

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為福省已為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為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羅華不同

於朽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餓鬼饑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澹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

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裏
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顧
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嗥鳴光於
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禪之處至
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
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
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
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

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起處山五十三載
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
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
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
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肌
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塲累其外而
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

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
蠱家乞食猷咒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
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
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
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
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
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
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狎

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竝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

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菩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

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
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
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
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
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
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竝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
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
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

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
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
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

右此二驗出
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
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
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噉噉有聲
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
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

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為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櫃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竝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

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

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
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晃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
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橫收
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
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
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
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
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

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為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

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

右此二驗
出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為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

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
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山上
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
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
撮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
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
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
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

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末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

曇准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
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
麋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
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
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
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
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
穌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為請命王

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
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
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
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
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同居
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璽書兼賜香
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卒於柏尖山寺春
秋八十初邁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

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啜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
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叫逾甚血
沸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
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
摧澗塞驚動人畜恟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疇能殫記

右此

二驗出唐
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一百

峻私閨切峭也時
直里切山屹立也
跨苦化切
越也
憩去列切
愧怍愧詭偽

各切愧怍
襍汝陽切
除殃也
窺去規切
小視也
痾烏何切
病也
曉曉並許

懼聲
叱咀叱昌栗切
咀才與切
壤汝兩切
柔
桔槔桔居屑切
槔

汲水機
貯知呂切
盛也
幘側革切
佩蒲妹切
綬是酉切
梟

昱晃胡廣切
昱余六
磨麋磨古牙切
牡鹿也
翊與職

助
螫施隻切
蠱
詰去吉切
問罪也
熊以中切
獸
璽胥里切
王

疹丑刃切
疾也
遘古候切
過也
摧昨回切
折也
殫都寒切
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曹淦階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唐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

述意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

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掘於富貴不墮懼於貧賤栖
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
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
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
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
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
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懽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

黏外道之藕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
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
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
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
偏多樂受遂令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
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
無鈎似戲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
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

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違此理
聖亦不可今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
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惑緣於外起
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通用君臣心識不可備捨
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則其主不明今悔
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

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
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
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
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
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
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
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
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

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
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
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違陀首
祇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
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
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生惡

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憊猶有姪欲過患不除
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重豈
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感吾唯有一
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
勅諸妓女各自嚴粧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勅大臣吾
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
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
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

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
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
歸伏盡其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
善容誘吾妓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
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
此一弟又少息肩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
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臣命聽王子著
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

樂之復勅一臣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劍往語善容
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
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
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
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
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平弟
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
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

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
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
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
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為
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
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
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
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

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為沙
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
罣礙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
禮敬請長供養既厭世苦不樂人間誓依林野以養餘
命阿育王既使鬼神於自城內為造山水高數十丈斷
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
高丈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在焉

頭陀

夫五欲蓋纏竝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
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
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
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為名故頭陀經論別明
各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
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納
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
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

漿處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

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
食法食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
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
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
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
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
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
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

者當生悲心我當勸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
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
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效我九不與男子大小有
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中生平等心即種助
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
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
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為具足功德故七
遠離衆鬧語故八雖行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

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麤衣數中十不為人所貪著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妨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

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
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
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起十
求坐臥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
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
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坐禪讀經身不
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
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為足五

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
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第八受毳衣亦
有十利一在麤衣數二少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
可臥五浣濯則易六染時亦易七少有蟲壞八難壞九
更不受餘衣十不失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
好精舍住疲苦二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
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
少務九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第十樹下坐亦

有十利一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三
無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鬪
諍事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
無衆鬧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
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
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戲調
八心常厭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空地坐
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

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寒熱蚊蠅毒蟲等七不為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鬧行處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為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
為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
味不著捨離身心不求已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為知衆
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為知衆生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
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
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
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
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興正法

紹隆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
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又
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
何等為十一其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
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
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又佛言若有
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省世事務二

遠離衆鬧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少施功而得三昧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惱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羅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

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
恚九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為人
信受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
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
云文殊師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
師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
師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
不得佛告文殊師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

之文殊師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師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師利汝因此女人初

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
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
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
故耳

定障

如禪祕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亂
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
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摩訶梨師毗闍羅

闍謨咄陀達陀婆滿駄吠闍邏翅久驗切陀邏崛荼誓荼

遮利遮利摩訶遮利吁摩利吁摩勒翅久驗切悉耽鞞闍

鞞阿闍鞞利究剎剎翅久驗切薩婆陀羅尼翅久驗切阿扇

提摩俱應詣吁彌吁彌摩吁摩吁摩婆娑訶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

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亦當

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如諸

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
四病四百四脈所起壞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
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
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陀羅尼亦名現前見一
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破諸結使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普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

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
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
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竝形貌端正有
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
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
受法竟贖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
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
秋八十有三矣

宋偽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
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
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
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
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
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
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
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日

村人竝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
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
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
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
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
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
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稟
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

高相會以同業友是時乞佛熾樂跨有隴西西接涼土
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
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
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
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近
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
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
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頓

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在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

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詔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皓寇天師竝先得寵於燾恐見篡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巨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

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市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埋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

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
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
汗出其汗甚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
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
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
言已便臥即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
營頓即寔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
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

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
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
重難救當如之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
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
曰法師與崇公竝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
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
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
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

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
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敘之竝未信
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
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
昧光從睂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
頗亦明了宋升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
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三指試將隨伸伸

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闍維
積薪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蔣王玄載乃為
之贊曰

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
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
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迥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
陶焉性受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而道機

潛扣欵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從道房禪師受
習止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所受十六特勝法
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繞抱肩築腰氣噓頂上稠以死
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
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陲曰
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住
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敝衣挾簪却坐
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謂為神也使訶遣之婦有愠色

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哮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令德前後三名乃固辭不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

受法道俗奔赴禮謁填充為名利所纏者說偈止之悉
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
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
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須還山
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勅召
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
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
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

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
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
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
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
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為惡神所陷
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
故得免斯難稠索水灑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
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来加害稠冥知之生来不至

僧廚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憊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祝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

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荅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慰殷勤令依中國閤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甃塔每有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

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袂裘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

焉因爾篤信彌厚

右此四驗出梁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為輝禪師弟子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師後教為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

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
州妃患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妃躬送向山王及妃
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
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幼
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即樂禪伍嘗隱居泰山後
奉勅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往嘗登
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

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總銷唯心不爛

右此二
驗出唐

高僧
傳中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

音釋

隕慄

隕于敏切墜也慄胡郭切心動也

慄戾

慄力董切戾多惡不調也

黏

著

女廉切黏丑知切膠也

裸

赤郎果切體也懈疲也

諺

俗言也抖

擻

抖當口切擻振舉貌

毳

充芮毛也

浣濯

浣胡管切濯直角切開教

闍

視遮切

藹

藹烏割切當沒切

邏

郎左切

覲

蟬蛻

蟬市連切蛻輸芮切

沮渠

沮七余切渠強魚切

褊

裨緬切

讒

鋤銜切

纂

作管切繼也

慨

憤激也

繫

陟立切

駭

驚也

韜

他刀切

炊

許勿切

窳

以芮切

稔

如甚切

漳

良切 澄奉甫切

漳 並水名

釜

奉甫切 鍤屬

洪

蘇困切 舍水噴也

倨

居御切 不遜也

悚

息拱切 懼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一百二

唐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

述意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
度無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

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為一切衆生之
祖母故外書云叡哲欽明乃稱放勲之德仁義禮智方
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
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祇之
除萬惡豈可任無恒沒守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縈結
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達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
山殆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橫執斷常偏論即
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脚恒翹五邊長炙食艸學牛

啗糞如犬或盛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圍豈
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外不知世間定常唯此
為貴或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慙
愚昏庸魯頑踈著指求月守株求兔尚疑馳馬寧分
菽麥雖知歡笑將鬻鬻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狴狴而不
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凡是例心皆名邪見五住
煩惱未減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為求八
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

也

引證

如華嚴經云菩薩為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
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
惟我為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
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
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依智度
論云釋迦文佛本為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

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
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為紙以骨為
筆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
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
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為說深法
即得無生法忍又涅槃經云菩薩為法因緣剗身為燈
氎纏皮肉酥油灌之燒以為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
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

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為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為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

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
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
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為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
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
薩常勤求善知識為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
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
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為患菩薩為一偈故尚不
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為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

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
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為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為利養為
衆生故不為自利為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
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又華嚴
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
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
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

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
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為求法故發
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昔
毗摩國徙陁山有一野干為師子所逐墮一丘野井已
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恨不飴師子奈何死厄身貪命無功死無
功已可恨復汗人中水懺悔十方佛願垂照我心前代
諸惡業現償皆令盡從是值明師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為高座野干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為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

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為是業報為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

生波羅奈國波頭摩城為貧家子剎利之種幼懷聰朗
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
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
學慧自識宿命由受王位奢姪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
畜生自下云云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
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剋後七日當
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
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又賢

愚經云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人四輩之類
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為羣聞佛音聲淡心愛
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為獵師所殺生忉利
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
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
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
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
乘共何等為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
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我人壽
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
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衆生不廢
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
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月燈三昧經云佛
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切

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
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
著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
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
佛道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為
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
真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
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又六度集經

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不住斷見二
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
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擁護法師如已君主二護
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菩薩復有四種無厭
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無
有厭足三行慧無有厭足四行智無有厭足又華嚴經
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為十一切諸
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未曾失時

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
曾失時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諸佛難
化衆生而放捨之為調伏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
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為一切諸佛十
種未曾失時頌曰

三塗阻隔六度相應施戒忍進禪智開朦四等慈照三
學哀矜唯斯福利寔由心崇染淨隨情取捨我躬解興
感喪息妄休徵六蔽久壅八正虛融福智雙感理量俱

通

感應緣

略引
七驗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巖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
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竝皆有驗別有小僧
就藏學咒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
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咒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
聞弟子誦咒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咒神來
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若聞師徒竝亡
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間有風聲極

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聳驚人奇特可畏
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
念誦經刹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
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
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
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
意前二師竝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持大
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

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
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
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
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
般若者衆

魏泰嶽人頭山銜州寺釋志湛齊州山荏縣人是朗公
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州寺寺即宋
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

為恒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僧
住銜州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問誌
皆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
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人
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
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
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
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

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殷誦千徧定感此徵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

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勅許之乃賫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

轉盛

右此二驗見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

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喧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贖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

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
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
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
欲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
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
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
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

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
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
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徧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
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
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
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
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
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蛇懸半身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

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
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
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
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同身
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
恩存拔濟聰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
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

千佛日禮一徧春夏方等常坐不卧翹勤難加寸陰不
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
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髑骨兩耳相通頂有
雙孔眼匡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
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為文又有釋遺裕常誦法華
千有餘徧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
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為發
出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為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

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
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覩敬仰以函盛舌於陽
陸北性谷南岸為建塔銘識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
城西豐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常誦法
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氣氤滿村埋後十年妻亡開墓
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兄太府寺
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
華萬有餘徧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謬

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徧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掇菁華糅以膏臆四時無事陞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況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徧以為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錄家門高遠不可傳述

右此

四驗出唐

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為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八雖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為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為性多瞋橫生嫉妬好

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為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哺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為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

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
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
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閨玉去使在
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迴來令汝男
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閨玉即死唯心上暖
餘分竝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見一大
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院別見
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

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穌已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

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
來女報父言為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
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即可即語
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
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
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
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
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聽

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
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
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
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
汝至家內逢人爲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
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
樂佛法既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
心僅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

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臥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醒復說見夫人父誡勅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即為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句皆作

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得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亡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束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即對四僧令婢誦之

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
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為誦藥師法華訖
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
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
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為說實四僧泣淚
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
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
勅語百官信知佛法衆聖之上冥祐所資孰不能信百

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
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懺悔篇第八十六之一

述意部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異世序澆漓仰別大
師千有七百衆生頑瞽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
內無勝解常為五住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得便放
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構禍招蒙之咎積罪

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憑聖教教有
大小罪有重輕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聖
教明懺成持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得五八十具三聚
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
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
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
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
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

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
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
懺悔為除罪障冀免業非欣慕清升遠求大聖思極大
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妄染淨
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

如最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
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

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樹餘處
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爾時破
戒比丘自隱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
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又
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能尋得
廻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
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
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

劣弱為凡夫心結使與此婦女共為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為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

刹所執肉稱悉為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
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
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為
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放逸造衆惡云何離慚愧捨棄調伏法威
儀及進止為人所樂見飛鳥及走獸覩之不驚畏行恐
傷蟻子慈哀憐衆生如是悲愍心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

偈云

勇悍而自稱謂已真沙門為此不調心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
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為說佛業根本
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
是念言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
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而來見濟拔如斯之比丘久離市易法見

吾為惡業故來欲救度實是賢聖人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
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肉稱遠投于地於
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此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何者為最多我以慚愧鞞提持智慧稱思
量如此事心已得通達不見其有利鈍者欲衰患以是
故我今宜應捨離欲往詣於僧坊復還求出家

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

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
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
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生界拔苦
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
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氈
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
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又虛空藏
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

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又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
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石
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呪以除罪
咎設有此人云何為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教救
世大悲汝當敬禮爾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瘡深生恥
愧如癩病人隨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
一日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
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沈水明星出時

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
愍念我故為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
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
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
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
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音與毗
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
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

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
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言罪滅若無空聲
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某甲比丘某
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
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治圓廁經八
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圓廁莫
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
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

應集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
師利賢劫菩薩為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
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
是觀虛空藏法為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
別說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
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
座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勅優波
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為一人持毗尼者為未

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
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
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
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
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
處修治室內以好華幡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
枚幡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興大慈

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
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
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
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
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
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
道場共為已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
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

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減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亦是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

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我去
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
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
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離婆離婆諦一 仇呵仇呵帝二 陀羅離帝三 尼呵羅帝

四 毗摩離帝五 莎呵六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七七亦不
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陀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不可

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衆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至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徧已乃一懺悔請一比丘以爲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戒若見如是一

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
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
陳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知法而教此內外律所
謂

阿隸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阿摩羅帝^四
莎呵^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
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修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

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
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
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
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一慕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四

婆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豆羅奢竭帝

毗奢竭帝^八離婆竭帝^九婆羅錄阿錄^十其羅錄阿

錄^十持羅錄阿錄^三其蘭錄阿錄^四提蘭錄阿錄^五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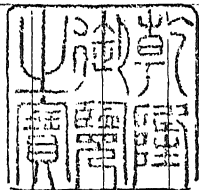
羅錄阿錄^十莎訶^十

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陀羅尼若有下劣
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尼誦
四百徧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
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者當知是
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
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陀羅尼義不謗
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

衆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

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
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
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
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
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
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
不得與姪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沽酒
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法苑珠林卷一百二